

阿合買提 帕格牙

王玉胡 文
司徒喬 圖



新觀察叢書

新觀察叢書

阿合買提與帕格牙

王玉胡文
司徒喬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
版權所有
生活·讀者·新知三聯書店出版
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

*

1952年11月在北京印造初版
00001—56200冊·定價2,000元

*

• 總 經 售 •
三聯·中華·商務·開明·聯營聯合組織
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「在我們哈薩克男女之間，

曾有過很多的規矩，

人們都說：『這是道德和法律。』

可是，它沒有給我一點好處，

它奪去我心愛的姑娘，

還把我投到血淚的大海裏。

所以我說：『過去沒有真正的規矩。』

今天却有了，

而且像蜂蜜一樣甜。

要問這新的規矩是什麼？

我的回答：是婚姻法——

它把心愛的姑娘還給了我。」

一九五〇年春天，新疆奇台縣人民法院在清理解放前的案件中，發現一個哈薩克的囚犯。卷宗和審訊的記錄中，都說她叫帕格牙，是一個女強盜。經過調查和審訊，證明她並不是，而是一個善良的哈薩克婦女。不過她過去的作爲確實使人驚駭——使人感到她是那樣不平凡，那樣勇敢！

她被放出監獄獲得自由了，政府給了她安家費。人們在她受盡折磨的臉上，第一次看到笑容。她凝望着政府人員，眼眶裡充溢着晶瑩、感激的眼淚，流露着驚奇的神色，因爲這是她做夢也沒有想到的。

當她在監獄裡從事苦役的時候，人們都把她當成四十多歲的老婆子。可是，當她獲得自由，洗掉臉上灰塵，穿上一件乾淨的袍子時，人們才驚奇地知道：原來她是一個年輕漂亮的哈薩克婦女，今年才二十五歲。如果你細看，雖然會在她的眼角，發現幾條細細的皺紋，也會在她的稍微向下彎曲的唇角和深沉閃亮的眼睛裡，發現她因受盡折磨在精神上的衰老，可是當她笑的時候，她仍充滿着哈薩克年輕姑娘們的單純和稚氣。

帕格牙被安置到附近的一個哈薩克部落裡。多少哈薩克人，在爲她祝福慶賀，並要給她說一個好丈夫。她感激着人們的盛情，但提到爲她找丈夫這件事，却遭到她的拒

絕，並引起她深深的哀傷。

「不是說你沒有丈夫嗎？」衆人問。

「……」帕格牙說不出話，她嗚咽地哭起來了。

衆人驚奇地望着她，親切地問她爲什麼哭。

帕格牙始終沒有把心裡話告訴衆人，只是自個兒沉痛地想：

「人們都說他已經被槍斃了，這是真的嗎？不，他不會死！憑他的勇敢、聰明，他會活着……」她自己安慰着自己，並這樣希望。然而，一轉念，却又懷疑起來：

「也許他早已死了？用腳鐐手銬鎖在監獄裡，只要用一顆小小的子彈，就會很輕易把他打死！……」想到這裡，她的眼淚像雨點一樣落下來。

「不，他不會死！只要我親眼看不到他的屍骨，他就一定活着，要等着他！……」她仍在癡呆地想，一句話也不說。

「這姑娘到底是怎麼回事呢？」衆人只好用憐憫、懷疑的眼睛望着她。

這時，在遠遠的草原邊沿，突然飛起了一股塵土，在塵土的前面，有一個黑點，箭也似地向這邊射來，衆人驚奇地把眼睛轉向那邊。

可是帕格牙沒有被衆人的驚奇所牽動，她仍在低頭沉思。

「嗚！是一匹馬啊，跑得真快！好騎手！」衆人誇耀地喊着。

帕格牙的眼睛，這時也不由自主地隨着衆人的喊聲，向飛揚的灰塵瞥了一下；但又很快低下頭來。

馬，豎着尾巴，四蹄前後擺動，像離開地面騰空似地飛奔，霎時就到了眼前。……馬，更近了，騎馬的人，已看得清清楚楚。

「嗚！多麼強壯的小伙子！你看他的紅毛巾，多麼漂亮！」衆人用習慣的口語，誇耀着這位青年。

帕格牙又不由自主地抬起頭來。

的確，是多麼強壯漂亮的哈薩克青年！他幾乎伏在馬的脖子上，右手揚着鞭子，在使勁地抽着馬，並用靴子撞擊着馬腹。他的皮帽子、毛巾，是那樣的鮮紅！帽頂上的羽毛，也在隨風顫抖。

更近了，那黑紅的圓臉，炯炯的目光，多麼引人注目！

「這是誰呢？……」衆人這樣說着，帕格牙也在這樣疑問。

小伙子跳下馬來，衆人圍住了他，只有帕格牙仍坐在自己的地方沒動。

「你們部落有一個剛來的帕格牙嗎？」這位哈薩克青年不等大家說話，便喘息急促地問。

這句話送到衆人耳朵裡，也同時送到帕格牙耳朵裡，衆人的眼光不由地轉到她的身上，而她早已站起來了。她有些驚慌地望着這位陌生的青年，遲疑地走上來。這位青年也似乎用陌生的眼光望着她走過去，不過，他走的要比她快一些。

這位青年和帕格牙，在相距三步遠的地方，像木偶一樣的站住了。他們相互凝視，好像在互相尋覓什麼。最後，這位青年，終於把眼睛停在帕格牙的右眉梢不易被人發現的小黑痣上；同時，帕格牙也把眼睛停在這位青年右手的馬蹄傷痕上。

「啊，阿合買提！」姑娘突然地喊叫一聲，撲到這位青年的懷裡，失聲地哭了起來。「不要哭，帕格牙！……」阿合買提盡量壓抑着自己顫抖的聲音，撫摸着帕格牙蓬亂的髮辮。……

衆人驚楞地看着他們。

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……

七年前，阿爾泰青格拉河的卡列阿卡西草原，居住着一千多戶莫勒合部落的哈薩克人。在這些哈薩克人中，有一個強壯的小伙子和一個漂亮的姑娘。小伙子叫阿合買提，是一個貧苦牧夫的兒子。姑娘叫帕格牙，是一個中等牧戶的女兒。他們從小生長在一起，也常在一起放羊、唱歌、玩耍，和大人們追逐着水草一同遷居，所以從小他們就很好。這年，都已經十八歲了，他們之間似乎已經由童年純真和兒戲般的要好，發展成纏綿和真正的愛情了。他們開始偷偷地談着未來：希望成爲夫婦過美滿的生活。

當時，他們想的，談的，確實是美滿。雖然阿合買提還是一匹馬也沒有的牧夫，可是他非常能幹，不但能很好的放牧，也是一個有着很好馬術和槍法的獵手。阿合買提想：「祇要自己勤勞地把工錢積蓄起來，買一些牛羊好好放牧，牛羊就會慢慢多起來；閒暇時到深山打獵，也可以增加收入；如果再娶上帕格牙這樣能幹的姑娘，就更會把日子過好，成爲一個美滿的家庭。」他的這些想法，不止一次地告訴過帕格牙，帕格牙也完全相信他的話。

可是，在他們談着和想着這美滿的未來時，也常常引起一些不安，特別是當他們想到和談到哈薩克婚姻習慣時，總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魔爪，把他們拉開，放到相隔一道深溝的兩堵懸崖上——看得見，而攀緣不得。尤其是阿合買提還是一匹馬也沒有的牧

夫，帕格牙的家庭却是一個中等牧戶，她父親又是一個守舊愛財的老頭子，這就更加深他們這種不安的感覺。

阿合買提常常忍痛、憂慮地向帕格牙說：

「我是一匹馬也沒有的窮人，你的父親不會答應的！」

「你放心，誰也不能把我像牲口一樣賣給別人，我一定跟你一輩子！」帕格牙總是這樣倔強地回答。

以後阿合買提就再也不提這些話了，他想的是如何達到自己的願望。他把自己的這願望告訴了父親。他父親雖然感到這是不可能的，可是祇要有希望，他還是想盡力幫助心愛的兒子。

「祇要他父親答應，幾匹馬，十幾隻羊，我還能替你借得來，也可以找媒人去說。」父親明知不行，因為愛自己的兒子，不得不這樣安慰他。

這一天，阿合買提特別高興，他邁着輕快的步子，向他和帕格牙約定的地方走去，想把父親的話告訴她。他翻過小山坡，帕格牙已經在那塊大石頭上等他了。可是，當他走到帕格牙跟前，却使他驚奇起來，原來她滿臉淚痕，眼睛都哭得紅腫了。她一句話也不

說，祇是眼眶裡洋溢着晶瑩的淚水。阿合買提驚奇地問她爲什麼時，她不禁失聲地大哭了。但當帕格牙後來把事情告訴了阿合買提時，阿合買提眼裡閃着怒火，緊緊地握起拳頭。帕格牙在他懷裡哭着……

事情原來是這樣的：昨天她家來了一個客人，這個客人是青河縣的哈文會會長，是一個大牧主，也是一個大商人。他帶了媒人來爲他的兒子求婚，想叫漂亮有名的帕格牙做他的兒媳婦。他和帕格牙的父親談笑一陣，便開始講着姑娘的身價。這時，恭敬的談笑沒有了，雙方好像是市場上的商人一樣，在爲一件東西討價還錢，爭吵得面紅耳赤。最後以六十四馬的價值，總算把親事說定了。帕格牙爲這件事哭着，鬧着，但除了引起父親的責罵，沒有一點結果。帕格牙的母親很同情自己的女兒，她不僅不願讓能幹的女兒離開她，同時，對這個「尊貴」的頭目和富有的牧主爲什麼要和他們這樣的平常牧戶講親事，感到奇怪。她在懷疑地想：「誰知道他的兒子是瞎子，還是拐子呢？」爲了這個，便替女兒說話了。可是，竟遭到丈夫狠狠的毒打。

阿合買提和帕格牙的美滿的意想被破壞了，然而他們並沒有想到這真能使他們的關係一刀兩斷，反而覺着雙方的愛情更深了。

時間很快地過去了。帕格牙和會長兒子的親事，已經舉行了兩次婚姻儀式。

接着哈薩克的風俗和規矩，一個姑娘自訂婚起到正式結婚，要舉行五次婚姻儀式。

第一次，雙方訂婚時的「訂婚禮」，在女家舉行；雙方談定一切要商量的事宜。第二次，在男家舉行，決定「吉爾特斯」（除馬匹以外，給女方做衣服、被子等用的布疋材料）的婚禮。第三次，新郎到女家舉行婚禮，並帶來大批禮物。第四次，仍在女家舉行，與上次同。第五次才是姑娘到男家舉行最後的婚禮，新郎新婦正式同居。

哈薩克的婚姻儀式爲什麼這樣煩瑣呢？我們不知道，許多哈薩克人也不清楚。祖先這樣傳下來，他們就這樣照辦。當然不按這樣辦的也有，那主要是一些窮苦的哈薩克人，他們甚至用各自的一個男兒和一個姑娘，以「換婚」的形式，同時配成兩對夫婦。這樣，一切禮物，一切儀式，自然也就減免了。但那些富貴的哈薩克人，他們是要按規矩辦事的，他們對一切不遵照這個規矩辦事的人，認爲是一種恥辱和犯罪的行爲。究竟爲什麼是恥辱和犯罪呢？他們也不知道。他們只知道：借着這一次又一次的婚姻儀式，炫耀自己的財富，顯赫自己的名聲；而更主要的是便利於分期償付姑娘的身價，以及男女雙方一次又一次互相榨取各種名目的禮物。

「尊貴」的會長，有名的富豪，當然要按這些規矩辦事，所以，他爲兒子舉行了兩次婚禮，接着又準備舉行第三次。

這一天，莫勒合部落非常熱鬧。白天賽馬、刁羊、摔跤；晚上青年們彈着「東不拉」對唱；老頭子講着故事。唯獨有兩個人不高興，一個是阿合買提，一個是帕格牙。阿合買提雖然也參加了白天的賽馬，並巧妙地把一定要和他賽馬的新郎攆下馬來，可是賽馬以後，便遠遠地走開了。帕格牙更是傷心，她一直躲在小毡房裡哭着。夜深了，帕格牙被拖到新郎的毡房，可是她竟像得了瘋症般地逃脫出來。第二天，新郎便很沒趣地回去了。

阿合買提和帕格牙的愛情，始終沒有被撲滅，而且像火焰一樣的越燒越大了。這事情傳遍了部落，也傳到了男家。爲這事，帕格牙遭到父親的責罵和毒打，阿合買提受到多次的警告；有錢有勢的男家，曾揚言要逮捕懲辦他。可是，這一切都沒壓倒他們，相反的，他們之間的愛情更加深厚；不過，他們的見面，却更困難，也更秘密了。

最後婚禮的日子終於到了，帕格牙沒有掙脫這一關，她被強拖到馬上，馱到男家去了。帕格牙像牲口一樣的被放在毡房裡，外面在舉行盛大的宴會、賽馬、刁羊、摔跤、彈、唱等。可是這一切，對於失神的帕格牙，已失去了感覺，她只是呆呆地盯着這寬大

華美的毡房及華美的陳設，不知在想着什麼。

夜深了，新郎走進毡房。雖然帕格牙滿臉淚痕，已失去了她原來的面容，但在新郎的眼裡，仍是一個極漂亮的姑娘。他的神魂盪然了。他猛地向帕格牙撲去。帕格牙沒有躲閃，她狠狠地給他一個耳光。新郎發怒了，他抽出毡房花桿上的馬鞭，向帕格牙抽去。帕格牙敏捷地閃過，順勢奪過馬鞭，他們扭打在一起了！後來新郎把馬鞭奪了回去，帕格牙却搬起一個箱子朝他砸去，一下擊中他肥胖的腦袋。他倒下了，流着鮮血。可是他仍在掙扎，猛獸般地向她撲來。這扭打慘叫，霎時傳到外面，一羣羣的人就進來了，帕格牙被捆了起來，關到一個黑黑的小毡房裡去。

帕格牙被關起以後，經常遭到毒打和辱罵，但她並不畏懼，她祇有一個想法：逃出去，找阿合買提去！事實是不可能的。不說她闖了大禍，經常有幾個帶槍的人看守她，就是她不過闖禍，是一個一般的女人，按着哈薩克的風俗和規矩，祇要出嫁給人，就很難逃脫了。因為哈薩克女人是用牲畜買來的，再壞的一匹馬，主人都不會平白送人，何況這用很多牲畜買來的女人？所以，女人賣到男家以後，不光要當老婆，為男人生孩子，而且要從事比男人更繁重的勞役。從家庭瑣事到放牧牲畜，她們都比男人繁重得多。假如丈夫死了，她們同樣沒

有選擇自己配偶或改嫁的自由，要嫁給丈夫的哥哥或弟弟；如果她丈夫沒有哥哥弟弟，就嫁給丈夫親戚中的一個。這是風俗！這是規矩！一個馴服的女人，離開男家是這樣的不容易，那麼，像帕格牙這樣闖禍的女人，能够離開男家嗎？能够逃出去和阿合買提見面嗎？

帕格牙被關起來和遭受磨難的消息，很快地傳開了，也很快傳到阿合買提的耳朵裡。阿合買提多麼傷心啊！他嚙不下飯，睡不着覺，他的心像拋在滾水裡煮着一樣，眼睛癡呆呆的像個瘋子。父親看着心愛的兒子，爲他傷心，安慰他：

「算了吧，孩子！我早就說過了，這是不行的！」

「帕格牙是我的！他們搶去了，我要奪回來！」阿合買提憤怒地說。

「人家是有錢有勢的人，你可不能闖禍啊！我就有你一個兒子，你……」父親說着，嗚咽地哭了起來。

勢力的威脅，父親的哀求，以及近來帕格牙父親的抱怨和責罵，還有哈薩克老人們中間對他們「不規矩」的行爲的恥笑……，這一切，都沒有阻止住阿合買提對帕格牙愛情的追求。「逃出部落，救出帕格牙，找自己生活的地方去！」似乎已是 he 不能改變的心願。

一次，阿合買提借了一匹馬，帶了他的獵槍，偷偷地向帕格牙受難的草原奔去。走

了大概有一百里，才接觸到部落的邊沿，距離會長的毡房還有十幾里路。他在部落邊沿遊動着，想打聽些消息；不意他竟被認作強盜，不一會，就有幾十匹馬向他追來。他見勢不好，撥馬便跑。腦後響着「噼拍」的槍聲，把他的馬打傷了；如果不是他的騎術好，他是要送命或被擒的。

阿合買提回到部落，仍沒有放棄他的心願，不過經過這一次，他好像聰明了些，他在想着巧妙的辦法。他和他很好的一個朋友秘密商量。他的朋友也是個勇敢的青年，很同情阿合買提，他受阿合買提的託咐，化裝成一個「貨郎子」，到了會長的部落。

他一直在會長的部落逛了好幾天；他並沒有像那些「貨郎子」們到處亂跑，只是圍繞着會長的毡房轉來轉去。他很快知道了關帕格牙的小毡房，知道那些看守的人到夜深的時候常常打瞌睡。一天夜裡，趁着看守人瞌睡的時候，他溜進了帕格牙的小毡房……。

自阿合買提的朋友到過帕格牙的小毡房以後，帕格牙變了；她表現得似乎柔和多了，她開始「懺悔」她的「過錯」。她突然地屈服，雖然使人莫明其妙，但對她的看守却放鬆了，她已經能够自由地走動。不久，阿合買提的朋友又來過一次，他和帕格牙又偷偷地說了些什麼，便又匆匆地走開了。

一天夜裡，天漆黑，颳着大風。人們都睡熟了，帕格牙却沒有睡，她輕輕地溜出毡房，向馬羣走去。她好像做賊一樣地躡着脚步，找到有韁繩的四匹馬。她沒有來得及備鞍，便跳上一匹，拉了三匹向西北方向跑去。跑了大概有七、八里路，她看見一點點火光，於是她加快速度，飛也似地向火光奔去。當她還沒有到達火光跟前，便有一個人迎上來，這就是阿合買提。

「我們要遠遠離開家鄉了，找我們生活的地方去，」阿合買提剛剛說完，便看見無數的火炬閃閃而來，接着便聽到嘈雜的人聲和無數馬蹄的聲音。他們急忙撲滅了自己的火堆。

「快！」阿合買提喊了一聲，他們就縱身上馬，飛馳地奔去了。

可是火光、人聲、馬蹄聲，却始終緊緊地跟在後面，而且越來越近。他們越跑得快，就越不能擺脫這魔鬼般的火光和聲音。其實這並不奇怪，因為他們跑得越快，就越能使追趕的人聽出聲音。這些，在聰明的阿合買提是很清楚的，過去，他不但在夜晚捉盜時，有這種伏地傾聽動靜的經驗，就是晚上打獵，他也是完全靠耳朵放槍的。現在他不知爲什麼把這些忘記了。

閃閃的火光，已經照射着他們的身影；槍聲響了，子彈像飛蝗般飛過來。